

美國國家認同的新實驗

紀舜傑

淡江大學未來學研究所助理教授

摘要

美國是人類近 200 多年來許多政治、社會制度最活躍的實驗場所，沒有人會認定她的實驗結果都令人滿意，但不可否認地，許多人類的共同問題都可以經由美國經驗獲取直接或是間接，甚至是反面的啟發。隨著移民來源的改變以及世界文化趨勢的改變，傳統美國是民族大熔爐的說法與制約無法適用於新時代的移民問題。移民帶給美國社會經濟問題與國家認同問題，特別是 2001 年的 911 恐怖攻擊也讓美國人反思美國人的意義與內涵。新移民帶來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多元文化的存在帶來多元文化主義的要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見得願意自己的文化在一個大熔爐內消失，另外，既然強調多元文化，那獨尊某樣文化是否具有正當性？多元文化主義即在尊重各種文化的差異，藉著相互尊重以達到保存與維護各種文化資產的目的。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討美國在面臨多元文化主義與國家認同的議題時的回應，為何多元文化主義會在被公認民主最深化的美國社會遭到攻擊？美國近來關於國家認同危機的討論提供我們何種內涵與形式的借鏡？國家認同是否必須有一個國家文化為基礎？這些都是引發本論文研究動機的重要問題。在整理與比較美國各界正反雙方的論述以外，在結論中將以比較觀點來看這些問題。

關鍵字：國家認同，國家文化，多元文化主義，西班牙裔移民，移民法案

You have just taken an oath of allegiance to the United States. Of allegiance to whom? Of allegiance to no one unless it be to God...You have taken an oath of allegiance to a great ideal, to a great body of principles, to a great hope of the human race.

Woodrow Wilson, Speech to newly naturalized citizens in 1915

Give me your tired, your poor,
Your huddled masses yearning to breathe free,
The wretched refuse of your teeming shore.
Send these, the homeless, tempest-tost to me,
I lift my lamp beside the golden door!

The New Colossus, Emma Lazarus

認同是人類在群體中一種非常重要的感覺。每個人都不願被遺漏，也不願被孤立，更重要的是歸屬感的滿足較容易帶來安全感。認同也是自我認識的一個重要過程，透過認同在同一群體開啓和強化對「我」的認知，同時也透過認同在不同群體中定位出「我們」與「他們」。因此，人類有了性別、宗教、社會生物、種族、階級、民族、和文化等認同，這些認同深深地影響每個人的行動，也是認同力量的重要來源。

當只問「我是誰」時，問題的本質可能較單純，但是如果提出「我們是誰」時，問題可能就變的錯綜複雜。美國是人類近 200 多年來許多政治、社會制度最活躍的實驗場所，沒有人會認定她的實驗結果都令人滿意，但不可否認地，許多人類的共同問題都可以經由美國經驗獲取直接或是間接，甚至是反面的啓發。

美國人是否有國家認同問題是個很有趣的議題。因為它的移民社會屬性，許多移民者進入美國都是滿懷希望，認為這個希望之土可以為自己和後代子孫帶來平等和幸福。也就是說，移民者大抵是認同這塊土地才決定前來，第一代的移民都是在自由意願下成為美國人（黑奴除外），因此，認同先於公民身份的取得。而且在民族大熔爐（melting pot）的類比下，

所有的民族、族群、和種族都以身為「美國人」為最大公約數。

但是，隨著移民來源的改變以及世界文化趨勢的改變，大熔爐的說法與制約無法適用於新時代的移民問題。移民帶給美國社會經濟問題與國家認同問題，大量移民湧入對經濟造成負擔或是成長貢獻，各種研究結果都可支持兩種不同的說法。(Borjas, 1999; Blendon, et. al., 2005) 至於在國家認同上，除了大量合法與非法移民的湧入再度觸發此議題外，2000 年的 911 恐怖攻擊也讓美國人反思美國人的意義與內涵。

新移民帶來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多元文化的存在帶來多元文化主義 (multiculturalism) 的要求，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不見得願意自己的文化在一個大熔爐內消失，另外，既然強調多元文化，那獨尊某樣文化是否具有正當性？多元文化主義即在尊重各種文化的差異，藉著相互尊重以達到保存與維護各種文化資產的目的。

本文的目的即在探討美國在面臨多元文化主義與國家認同的議題時的回應，為何多元文化主義會在被公認民主最深化的美國社會遭到攻擊？美國近來關於國家認同危機的討論提供我們何種內涵與形式的借鏡？國家認同是否必須有一個國家文化為基礎？這些都是引發本論文研究動機的重要問題。在整理與比較美國各界正反雙方的論述以外，在結論中將以比較觀點來看這些問題。

壹、美國移民歷史與現況

美國自開國以來都是自由移民的國家，在 1882 年之前，任何人都可移民到美國，儘管有許多人是被迫以奴隸的形式來到這裡，但是基本上這個希望之土提供逃避戰爭、貧窮、或是宗教迫害的人一個新的住所和無限的希望。這種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受到人口數目增加的影響逐漸受到質疑，在 1882 年美國國會首次訂定『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該案禁止往後 60 年華人移入美國。而在 1907 年時，美國政府與日本政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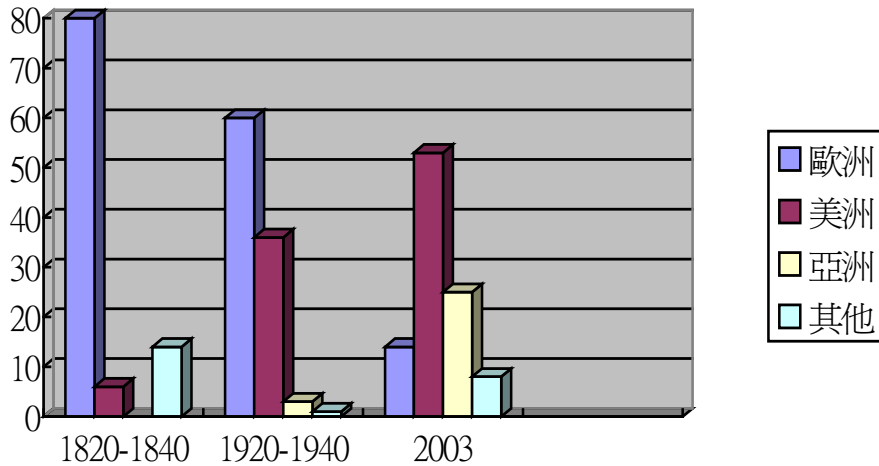
達成非正式協議，老羅斯福總統（Theodore Roosevelt）同意讓日裔移民在加州能夠自由選擇子女入學的學校，以改善原來被白人隔離入學的情況。相對地，日本政府必須停止核准其人民移出至美國。除了對亞洲移民的排斥外，美國社會也將矛頭對準非西北歐的歐洲移民，特別是來自東歐與南歐的移民，這些地區的移民不被歡迎的原因在於一般美國人認定他們較不融入美國社會。

到了 1924 年，美國國會確立了旨在限制移民人數、控制民族來源的移民限額制度（quota system），此制度徹底結束了建國以來自由放任的移民政策。它以美國人口中各民族集團的人口數量為基礎，規定每年的移民限額為 15 萬 3 千人，其中西北歐國家占 83%，東南歐國家占 15%，亞洲移民則被排斥在外。這項移民限額制度實施後碰巧遇上美國的經濟大蕭條，因為美國社會的高失業率引起對外來移民的排斥，因此美國政府對移民政策更加緊縮。移民數目由原先平均每年為 60 萬降低至每年平均 5 萬人，其間發更生美國政府將 50 萬墨西哥移民逐回墨西哥，以減低美國經濟負擔（梁茂信，1997）。

1924 年的移民政策延續了四十年，直到 1965 年美國國會通過修改 1952 年的『移民與國籍法』（*Immigration and Nationality Act*）。這個移民與國籍法廢除了原來國籍的配額，並且讓家庭重聚享有被優先考慮的權利。此一新移民法帶來一個非預期的結果；這個改變導致移民人潮由歐洲人轉變為亞洲人和拉丁美洲人。來自亞洲、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國家的移民所占的比率從 1950 年代的 30% 增加到 1970 年代的 75%。相反的，來自歐洲、加拿大的移民，在 1950 年代的新來者中佔了大約 70%，但於 1970 年代中降到約佔 20%。

拉丁美洲西班牙裔（主要為墨西哥裔）的移民大量湧入，到了 21 世紀時更超過所有移民的一半以上（圖一）。2000 年人口普查預測在 2050 年時，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將變成少數民族（U.S. Census Bureau, 2001），如果以 1965 年後的調查來看（表一），美國社會並沒有在墨西哥裔移民大量進

入後，特別地反對移民現象。特別是在 911 恐怖攻擊之後，反移民情緒的確上升，但是還未到大幅上升的情況。



資料來源：LeMay 2004 (1820-40,1920-1940); U.S. Census Bureau 2004 (2003)

圖一：美國移民不同時期的區域比較圖

表一：不同時期美國人民對移民的態度調查 (%)

	移民應該增加	維持現況	移民應該降低
1965	7	39	33
1977	7	37	42
1993	6	27	65
1995	8	28	62
1996	8	35	50
1999	10	41	44
2000	13	41	38
2001 pre-911	14	42	41
2001 post-911	8	30	58
2002	15	27	55
2003	9	37	48
2004	14	33	49

資料來源：Blendon, et. al., (2005: 121)

貳、西班牙裔移民的挑戰

伴隨大量墨西哥裔移民而來的是大量無法使用英語的人口，因此某些州或地區的學校產生雙語教育的需求。引起這一波對以墨西哥裔移民為主要目標的反移民潮，使否因為 2000 年人口普查預測在 2050 年時，非西班牙裔的白人將變成少數民族所導致？。此一問題截至目前為止仍未發現實證的資料證明。

傳統上，論者都以為美國是一個民族的大熔爐，在國家的認同上，大家都是美國人，且不管背景為何，都以成為美國人的一分子為榮。但是美國人代表的並不是文化或族群上的意義，它是居住地與公民籍所在的稱呼，在美國人口普查表（United States Census）並沒有一個族群選項為「美國人」（American）。儘管大家的族群背景不同，但大家都認同「美國人」所代表的意義，此意義即是 Michael Walzer (1990) 所稱的為了達成單一（oneness），我們必須將族群的不同（manyness）放一邊，「美國人」代表的是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公民，而不是每個人的民族或族群背景，美國人在文化背景上是多元的，但在政治認同上是單一的，那個提供大家單一認同的是美國的憲法和其所衍生的民主體制，民主體制促成大家共同的認同，民主體制也同時是大家所認同的對象（means as well as goal），就如 Philip Gleason (1992: 32) 所說：「想成為美國人並不需要具有某一特定的民族、語言、宗教、或是族群背景，只要你認同且願意致力於維護自由、平等、和共和主義的信念即可。」

現在墨西哥裔的移民是否正在挑戰這項美國國家認同的傳統認知？可確定的是許多人認為在 911 恐怖攻擊後，美國人對多元文化主義並無太大興趣，因為 911 證明受到恐怖攻擊的受害者並沒有文化背景上的差異，恐怖份子挑選目標並沒有挑選特定族群。因此，在強烈憂患意識和愛國主義的驅使下，單一認同的內外壓力使得多元文化主義相形弱勢（Kesler, 2005）。

但是這種愛國和單一的國家認同情緒會隨著時間的前進而轉弱，激情過後，美國人可能不知不覺地受到恐怖份子的影響，而對美國的文化和認同產生質疑或是困惑。哈佛大學著名的政治學者，Samuel P. Huntington 在 2004 年出版了近年來關於美國國家認同重要的著作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Huntington 認為美國的認同危機來自美國社會長期以來朝向分解（disintegration）道路邁進的結果。美國之所以走向分解主要是受到三個文化發展所影響，首先就是多元文化主義，Huntington 認為多元文化主義嚴重破壞美國的公民教育。第二個發展勢力就是「跨國主義」（transnationalism），許多左派學者和國際非政府組織都強調國界已被打破，國家的主權和主體已被穿透，因此國家的主體性存在大受質疑。第三個文化發展就是美國的「西班牙裔化」（Hispanization of America），在這個浪潮下，大量的西班牙裔的移民拒絕融入美國社會，並且計畫將美國變成一個雙語和雙文化的國家，就像加拿大一般。這個浪潮勢力龐大除了其移民數量外，主要的是他們的母國就緊鄰著美國國土，因此，他們不願放棄原有認同的心意更加堅定。這一波由墨西哥移民形成的移民潮與之前的移民潮不同的地方在，墨西哥裔移民並未嘗試融入美國的主流文化，而且美國主流社會也沒有加以要求他們融入。

墨西哥裔移民抗拒美國主流社會的價值是多元文化主義所造成，這些多元文化主義徹底否定幾百年來美國化的成果。

Huntington 主張國家認同不清楚，則無法認定一致的國家利益。當然國家認同應該超越種族或是族群的界線，但是建構國家認同時意識型態和文化成分仍是最重要的要素。而他所認定的意識型態就是所謂的美國信條（American Creed），就是『獨立宣言』中所揭示個人主義、自由平等與及民主政府。至於文化部分，則是由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在 17 和 18 世紀時所代表的正統美國價值，美國信條事實上即是由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文化所延伸和確立的價值系統。但是單單守住美國信條無法牢牢地確立美國的國家認同，因為不同國家認同的人仍然可以認同這些美國信

條，就像 Desmond King (2004) 所主張的，個人主義能否建構美國的國家認同是大有問題的，個人主義事實上穿越不同族群、民族、和種族的一致性，個人主義是以群體的形式存在，不同群體的個人主義不見得一致。因此，文化和信條必須緊緊結合才能有一致的國家認同。

雖然 Huntington 表示他對西班牙裔移民的負面描述（懶惰且缺乏積極向上與獨立奮鬥的精神）只是引用西班牙裔作家的說法，但是他原先刻意強調文化對國家認同的重要性因而失焦成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此舉獲得許多保守派的讚賞，但是因為他身為政治學著名學者的身份，許多人無法認同他以愛國者身份出發的論點。他對多元文化主義的攻擊也延伸出許多問題，包括多元文化主義是否會對公民教育造成極大的挑戰？公民教育之重點在於凝聚向心力，培養國家意識，激發愛國心與國民榮譽感。這些情緒與感情的來源能否多元化是一個核心的問題。

Huntington 的書出版後引來熱烈迴響，有書評指出這本書不是正式的政治學專書，頂多只能算是一篇高度選擇性的文獻回顧。但是文獻回顧的主要貢獻在於對所有相關文獻所做的全面且詳細的整理，其完整性正是它的可貴的地方。但是這本書即使稱為文獻回顧，卻連這基本的條件都沒達成。這本書沒有任何較新的實證資料，他沒有跟任何墨西哥人或是墨西哥裔的移民交換過意見，他也沒有與多元文化的論者討論過彼此的論點差異。他只是選擇性地運用宣揚新教徒與美國成功密不可分的論述來支持自己的論點。他為何不對這些墨西哥裔移民進行這些美國主流價值的實證檢驗，而只是憑藉個人臆測及選擇性引用文獻來支持他的論點（Segura, 2005）。

在 Huntington 的書出版之前，已有研究針對西班牙裔移民所做的民意調查顯示，有八成七的西裔移民的移民認為，學習英語是他們來到美國後的公民責任，而且超過半數的人相信英語應該是美國的官方語言（Chavez, 1996）。同時，第一代西裔移民強調西班牙語及其文化應該被保留與維護，這樣的要求與生活實踐並不是表示他們抗拒融入美國社會，這不單單只是

西裔移民的問題，應該是所有移民的共同心聲。也許上述訴求的正當性很難被否定，但是是由該由政府透過教育來達成這樣的目的則有待商榷，有人認為保存各少數民族的固有文化是家庭和各族群團體社區的責任，政府不應該利用教育資源來刻意保護和推廣特定的少數文化。

另外，有人提醒大家指控墨西哥裔移民正在侵蝕美國社會的說法是有待商榷的。事實上，在墨西哥裔移民大量進入美國的這十幾年，美國的社會問題並沒有惡化，相反地，暴力犯罪率降低 57%，青少年懷孕和墮胎率下降三分之一，青少年的自殺率也下降，年輕配偶離婚的比率也在下降中（Brook, 2006）。墨西哥裔的父母對子女的管教是可稱嚴格的，而且天主教教會也發揮了積極地正面角色安定這些移民社區。因此，同情移民者認為，美國社會可能是不負責任地將現有的社會問題歸咎於移民身上，輕率地指責移民開啓或是惡化美國社會存在已久的眾多問題。

關於美國主流文化的論述，我們可以 Kenneth L. Karst (1989) 的論點為例，Karst 認為美國憲法第 14 條修正案是針對平等公民資格而來，平權一直是美國公共生活中最重要主題之一。從英國殖民時期開始，美國的歷史便圍繞著追求平等而走。包括 Martin Luther King, Jr. 所追求憲法中平等的原則落實到種族關係上。但是最早討論美國國家認同的論述刻意將黑人與印地安人排除在外。被認定是美國人的人則是奠基在一個共同的文化基礎上。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同化過程是經由快速擴張的中產階級以及全國傳播系統的建立所推波助瀾而成。

但是美國是否有一個主流文化的存在仍是值的懷疑，因為在同化過程中各種不同的文化經驗仍是隨處可見。主流文化經常受到外來文化的影響而持續改變，包括在語言文學、音樂與藝術、服裝、食物、與休閒活動等文化影響。所以美國是否有一個穩定的文化是非常值的探討的，因為它的幅員廣大，且不斷湧入外來人口，能否保有一個同質性的文化主體是非常困難的工程。

然而在一項大規模的民意調查中，許多非移民的美國人認為外來移民

一定會改變美國的文化和價值系統，在一項民意調查中，當被問及美國是否能以基本文化價值同化新移民，或是新移民實質上改變美國的固有文化，超過六成的民眾回答是美國固有文化受到新移民的改變。同一調查也問到美國應該是個具有一套基本文化價值的國家，或是應該是個有多元文化價值的國家，結果有 62% 的民眾選擇前者，只有 33% 的民眾認為美國應該有多元文化價值系統。另一方面，移民者則對同一問題有不同的看法，57% 的移民認為美國應該是個由多元文化和價值所組成的國家（NPR/Kaiser/Kennedy School, 2004）。

此外，經濟因素也是許多人贊成或反對移民的重要考量要點。但是 Borjas 的書提醒大家，對移民者和移民政策持較反對態度的美國人大都是直接面對移民的工作競爭壓力的人，相反地，某些層級或是工作的人可能因為移民者的湧入而受益，例如農場經營人和旅社經營人，這些產業需要較廉價的移民勞工。因此，美國農業協會（American Farm Bureau）還有其他農業團體組織一直積極推動支持外來勞工的計畫和親移民的政策。此外，外來移民的學歷或是專業技能如果具有相當水準，那對美國的整體經濟應該是正面的貢獻，可是進來的移民有許多都是不具備專業技能，且淪為依靠社會福利過活的人口。所以整體來說，或許移民的經濟貢獻無法立即顯現，必須等一、二十年後才能看出其長期的貢獻（Borjas, 1999）。

總之，Huntington 如果不是燃起這些關於美國國家認同爭議的始作俑者，也絕對是最有份量的參與者，因為他的書訴諸的對象是社會大眾，而不只只是學術圈。因此，作為民意匯集與國家政策制訂的殿堂的國會，勢必對這些爭議有所反應，接下來我們便將焦點轉至美國國會。

參、美國國會的回應

近年來美國許多民意調查的結果都顯示，美國人民質疑一直以犯罪者的態度對待以入境的非法移民是否妥當？美國社會是否會因為這些急需工

作的外來貧窮人口而解體，或是嚴重地變質？美國多數民意對邊界非法移民的問題的看法都傾向強化邊界的管制，同時也應該給那些已入境的非法移民機會去承擔和享受公民的責任與義務（*New York Times*, May 27, 2006）。

同樣地，美國參議院與眾議院一直在新的移民法案上爭鋒相對，在 2006 年 5 月 25 日，參議院終於通過一個被稱為自 1965 年以來最重要的移民法案，這個法案在共和黨參議員麥坎（John McCain, R-Arizona）和民主黨參議員甘乃迪（Edward M. Kennedy, D-Massachusetts）的領導下，在參議院獲得跨黨派的支持通過，這是近年少有的取得兩黨共識通過的法案之一。該法案將給予已經在美國境內超過 5 年的非法移民（預估有 7 百萬人）取得合法居留權的機會，但條件為他們必須一直擁有工作、通過身份背景調查、支付罰款及納稅、以及進修英語課程後可以申請綠卡。在美 2-5 年的非法移民須出境，在入境處填寫回美打工的申請。在美少於 2 年的非法移民，必須離開美國，在母國排隊申請來美打工。該法案還包括了改善邊境安全的措施，並要求將英語定為美國官方語言。參院多數黨領袖福司特（Bill Frist, R-Tennessee）宣稱這項法案是美國人和所有未來美國人的勝利，這是「美國夢」（American Dream）的保證（Swams, 2006）。

然而在眾議院的情況則不甚相同，相對於參院民主黨與共和黨的跨黨派合作，眾院共和黨本身即面臨很大的內部歧見。2005 年年底眾議院所通過的法案，將非法移民視為重罪，並打擊雇用非法移民的雇主，與加強邊境執法，而且沒有為非法移民提供客籍工計劃（guest worker）和成為美國公民的可能。加上面臨年底的眾院改選，許多眾議員在移民法案的態度上極為保守，但是麥坎參議員曾對眾議院中的共和黨同志提出警告，得罪在美國人口上增長最快速的西班牙裔人口是不智之舉，西班牙裔人口現今以佔所有人口的 12.5%，與他們為敵是會造成政客們立即與長期的傷害（大紀元網路新聞，2006 年 5 月 31 日）。

綜觀美國國會的移民辯論，同情移民者相信及肯定移民者對美國社會的貢獻，他們認清對已入境的非法移民的問題必須積極且正面地看待，逃

避問題或是固執地將非法移民以犯罪者相待，不但阻絕不了更多非法移民的湧入，更可能將以入境的非法移民推入陰暗的角落。當然加強邊境管制是必要的前提與配套措施。另一方的人士則認為，將非法移民就地合法化等於在鼓勵非法的行爲，美國社會可能需要這些非法移民所提供的勞力，但是，就地合法非法移民一定會引來更多的非法移民。在這些論辯中，雖然國家認同問題沒有被突顯出來，但是將來兩方立場的角力和結果都將對國家認同造成重大衝擊。

肆、結論

美國在 1814 年美、英戰爭過後，從未在本土受到外國的嚴重地攻擊，因此 2000 年 911 的恐怖攻擊紐約與五角大廈造成的震撼可想而知。導致這些恐怖攻擊的因素涵蓋美國本身與國際等層面，議題包括美國的外交政策與全球戰略佈局，這些作爲無可避免地招來國際上的質疑和反彈。加上冷戰結束後，美國執行單邊主義的形勢與決心引起許多疑慮。當外國人以恐怖攻擊回應美國的作爲時，美國人除了同仇敵愾地痛擊恐怖勢力外，內部對自身的反省也無可避免。身爲美國人是否仍是絕對驕傲的事，這個驕傲的來源是根基於其國力的強大？還是因爲美國不但對敵對勢力具有絕對地懲罰能力，也對全世界的道德與價值系統具有領導的地位？美國人的意義和內涵是否起了變化？

上述的省思都相當有正當性，所以 Huntington 揭竿而起，聲討 1990 年代後最大群的西班牙裔移民，並藉此重新定義何謂美國信條和美國文化。Huntington 認爲全世界高度地經濟整合，還有快速進展的通訊及交通發展，加上移民風潮，都使美國的國家認同面臨空前的危機。在他的書中，Huntington 高舉美國正統的政治文化大旗—WASP—捍衛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所代表的正統美國價值，並指控大舉入侵的西班牙裔移民不但拒絕融入這股正統中，且以雙語教育來破壞美國人的本質。一個國民討論其

國家認同應該是健康的行爲，國家認同的一致性是國家利益之所在，混淆的國家認同導致混淆的國家利益是可預期的事。因此，及使無法立即達成國家認同的共識，不斷地論述與意見交換是建構國家認同的必要過程。可惜地，在台灣談論族群認同、文化認同、或是國家認同每每引來挑撥族群和諧，或是挑動統獨神經的指責。

Huntington 曾在紐約時報的專訪中表白 (Solomon, 2004)，他反對小布希總統所提就地合法化墨西哥裔的非法移民的主張，他的書在 2004 年總統大選前出版，加上他公開表明支持民主黨候選人凱瑞 (John Kerry)，因此難免遭來政治動機的揣測。即使 Huntington 著書具有政治動機，論者很難以此加以責難。Huntington 承認他不但是以學者的身份寫這本書，他同時也是以一個愛國主義者的身份描述他所想愛的美國。如果他的論點只在討論國家認同中文化因素的重要性爲何，或者像 Jacob Levy (2000) 一樣地質疑如果每個人的族群文化背景都受到政治上的認同，那這樣多元的社會是否可以和睦相處？那他的主張可以和多元文化主義論者有相當精采的對話，但是他獨尊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的文化價值，這不但對多元文化進行基本否定，也使得他更容易被簡化成是另一個白人至上的種族主義者。

多元文化主義是否反西方的哲學傳統是另一個層次的議題，但是它解構一個多元民族社會中單一族群和文化的霸權地位，社會內部的文化霸權消失後，政治層面的國家認同才能有平和的基礎。既然全球化帶來的族群移動和文化遷移是不可避免地，那如何處理一個多元社會的多元文化，關係著這個社會是否能夠凝聚一起，進而建構相似地國家認同。西方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想及其所衍生而出的政治制度，都以「中立原則」和「普遍主義」來看待政治與文化之間的關連。因此，在國家內部各族群間的文化身份不被重視，因爲不論是宗教或是文化的認同都屬個人的完全自主權，沒有任何權力可以加以干預。此自由放任的態度也意味著國家權力不應該對特定的文化予以特殊待遇或是保護。這種族群文化中立的精神，將每個人

的族裔和文化背景都以普遍公民平等的權利來看待。換言之，國家是中立的，對所有團體之間的權力與資源分配是中立的分配者。

這樣的自由主義思想和制度可說是對多族群社會的潛在問題的輕忽，以 2005 發生於法國的大規模暴動就可看出，法國法律規定人人平等，所有移民和少數族群都在平等的共和精神底下，被迫放棄個人的文化行爲，例如少數族群不得在公開場合展示具有自身民族特色的服裝和儀式，因此，伊斯蘭教女子不准在學校批戴頭巾。但是在現實生活層面上，少數族群無法掙脫優勢族群的歧視，同時無法融入法國主流社會中，因此被積壓多時的憤恨與不平終於爆開，這種同化的政策被證明是多族群社會的隱憂。

當今最著名的多元文化主義論述者，加拿大學者 Will Kymlicka (1995) 對上述自由主義之原則有所批評，Kymlicka 認爲西方政府傳統上認爲應該中立的地方是在處理政治與宗教之間的問題，因應各宗教團體之間競爭和衝突，政、教分離的原則。他認爲個人自由與其文化身份相關，個人自主性乃攸關個人尊嚴之極重要價值，每個人的自主性應獲平等發展機會，而其行使預設存在一個文化價值脈絡，此價值脈絡就是個人所屬的文化。民族文化提供個人選擇如何生活的脈絡，並提供意義、認同及歸屬感，乃個人自主性實踐的必要條件。個人文化成員身份就如同其他人生基本善或資源一樣，對於個人美善人生的追求至關重要，因此當個人文化成員身份處於不利處境時應以差異權利設計以改善之，方符合社會正義。

自由主義刻意不強調任何單一文化的主張，容易被人攻擊爲優勢族群藉此壓抑弱勢族群的權利，以色列也同樣面臨境內阿拉伯人的國家認同問題，以色列的認同問題的複雜性來自猶太人以佔領的方式將阿拉伯人納入以色列的版圖。如何將阿拉伯人納入公民教育中成爲現階段以色列教育當局的主要議題，於是多元文化主義被列爲是一可行的方向¹。

¹ 筆者於 2006 年 5 月 21 日至 25 日受邀前往以色列參加由其教育部所主辦的國際研討會（Opening to Educational Challenges of Citizenship for the 21st Century），會中以色列

可以預見地，Huntington 對多元文化主義的否定，不但將繼續在美國社會和學界引起熱烈討論，也必將引起全世界的注目，大家必然期待這個「民主實驗室」將會呈現何種新的實驗結果予世人參考。

代表不斷邀請各國代表闡述其國家施行多元文化政策的經驗，大多數與會者也同意多元文化主義是現階段面對族群多元化的社會，一條值得嘗試的道路。

參考書目

- 大紀元網路新聞。2006。〈參院法案雖通過 移民改革路漫漫〉，5月31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6/5/31/n1335538.htm>）。
- 梁茂信。1997。〈1940-1990年美國移民政策的變化與影響〉《美國研究》1期（http://www.mgyj.com/american_studies/1997/first/first05.htm）。
- Blendon, Robert J., Stephen R. Pelletier, Mollyann Brodie, John M. Benson, Elizabeth C. Hamel, Elizabeth Raleigh, Marcus D. Rosenbaum, and Drew E. Altman. 2005. "Immigration and the U.S. Economy The Public's Perspective." *Challenge*, Vol. 48, No. 2, pp. 113-32.
- Borjas, George J. 1999. *From Heaven's Door: Immigration Policy and the American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Brook, David. 2006. "Immigrants to be proud of." *New York Times*, March 30 (<http://select.nytimes.com/2006/03/30/opinion/30brooks.html?8hpib>).
- Chavez, Linda. 1996. "Towards a New Politics of Hispanic Assimilation." In Gabriella Ibieta, and Miles Orvell, eds. *Inventing America: Readings in Identity and Culture*, pp. 566-75.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 Gleason, Philip. 1992. "American Identity and Americanization." in Stephan Thernstrom, ed. *Harvard Encyclopedia of American Ethnic Groups*, p. 32.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Huntington, Samuel P. 2004.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 Karst, Kenneth L.. 1989. *Belonging to America: Equal Citizenship and the Constitu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Kesler, Charles R. 2005. "The Crisis of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Heritage Lecture #906, Heritage Foundation (<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PoliticalPhilosophy/hl906.cfm>).
- King, Desmond. 2004. *The Liberty of Strangers: Making the American N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Kymlicka, Will. 1995. *Multicultural Citizenship: A Liberal Theory of Minority Right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LeMay, Michael. 2004. *The Perennial Struggle: Race, Ethnicity and Minority Group*

- Rela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2nd ed. Upper Saddle-River, N.J.: Prentice Hall.
- Levy, Jacob T. 2000. *The Multiculturalism of Fea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New York Times. 2006. "Editorial: An Immigration Victory." May 27.
- NPR/Kaiser/Kennedy School. 2004. *Immigration in America* (<http://www.npr.org/news/specials/polls/2004/immigration/>).
- Segura, Gary M. 2005.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 A book review, *Perspectives on Politics*, Vol. 3, No. 3, pp. 640-42.
- Solomon, Deborah. 2004. "Questions for Samuel P. Huntington: Three Cheers FOR Assimilation!?" *New York Times*, May 2 (<http://www.nytimes.com/2004/05/02/magazine/02QUESTIONS.html>).
- Swarns, Rachel L. 2006. "Senate, in Bipartisan Act, Passes an Immigration Bill." *New York Times*, May 26 (<http://www.nytimes.com/2006/05/26/washington/26immig.html>).
- U.S. Census Bureau. 2001. "Profile of the Foreign-Born Popu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0." *Current Population Reports, Special Studies*, P23-206 (<http://www.census.gov/prod/2002pubs/p23-206.pdf>).
- U.S. Census Bureau. 2003.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nited States: 2003* (<http://www.census.gov/prod/2004pubs/03statab/pop.pdf>).
- Walzer, Michael. 1990. "What Does It Mean to be an American." *Social Research*, Vol. 57, No. 3, pp. 591-623.

U.S. National Identity's New Experimental

Shuh-Jie Ji

*Assistant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Futures Studies
Tamkang University, Tamsui, Taiwan*

Abstract

It is rarely challeng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he liveliest laboratory for human experiences in the last 2 centuries. Although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produce all the positive outcomes, it indeed provides as many references for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as possible. One thing relatively noticed is about th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 in the U.S. since people all around the world work to become an American. The conventional metaphor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as a melting pot is losing its validity to the newly advocated principle of multiculturalism. Under multiculturalism, people respect differences, especially those of the minority groups. However, the new principle is under attack by some famous American intellectuals, accusing it to undermine the solid foundation of American national culture of WASP. Among them Samuel P. Huntington made the most noise not only in the academic but also in the society. This paper is to review discourses on American national identity and to analyze the new discussion on this issue after September. 11 attacks of 2001.

Keywords: national identity, national culture, multiculturalism, Hispanic immigrants, immigration acts